

安妮絲之死

莉娜達·維迦諾著

安妮絲之死

意大利 莉娜達·維迦諾著

孫 源 孟鞠如 吳澄淵譯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五五年·北京

安妮絲之死

著者 莉娜·達·維迦諾
譯者 孫源 孟鞠如 吳澄淵

出版者 作家出版社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)
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)

印刷者 北京華印書局
發行者 新華書店

一九五五年三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書號 (155) 字數 183000 印刷 3091—26000

31"×43" 1/32 印張 10⁷/₁₆ 定價 10,000元

200元

Renata Vigano
AGNESE VA A MORIRE

據 Jean et Pierre Noaro 法文譯本 “Agnès va mourir” (Les Editeurs Français Réunis, Paris, 1953) 轉寫。

定價 一 元

第

一

部

71938/04

第一章

一個九月天氣的傍晚，安妮絲推着一輛滿堆着濕衣服的手車，從洗衣場往回家路上走着，就在這時候，她在土路上碰到一個兵士。

這是一個身材矮小、衣衫襤褸的青年兵士，鞋子已經穿了洞，露出像泥土般顏色的骯髒的腳趾。安妮絲一看見這個兵士，自己也覺得累了。她停下脚步，放下了車把。那手車可真不輕。

那個兵士的眼睛却很明亮而愉快。他向她行個軍禮，說：

『戰爭已經結束了。我現在趕着回家去。我已經走了好多天了。』

安妮絲把下巴底下的頭巾結解開，把兩角反折過來放在頭頂上，然後用手攔着風：

『天氣還是很熱。』

她好像忽然想起來似的，接着說：

『戰爭已經結束了，我知道。那天晚上廣播電台報告了這個消息，他們都喝醉啦！』
她望着兵士的臉，在她的被野風吹黑的臉上出人意外地露出了一個誠懇的微笑。

『但是我相信還有更多的災難在後面呢。』她用窮苦人所具有的那種無可奈何的懷疑態度突然說。

兵士搓了搓手，他原是一個愛說愛笑的小伙子。

安妮絲彎下僵直的肥背，抄起車把來。但是那兵士說：『讓我來！』說完就抓起車把。車子震動了一下，那堆衣服晃了一晃。他『嘎』了一聲，就拿穩了，接着毫不費勁地推動車輪，順着車轍迅速地前進了。

他們一走出低窪的道路，安妮絲就見到打麥場上明姬娜的兩個女兒。她們正在餵雞，一見那兵士，都停下手，低聲地談論起來。

那座房子已經很破舊，早就該修理的了，但是誰也不想修，因為兩家子合不來。

安妮絲的丈夫巴利達慣常說，這是女人們多嘴。他仍舊和明姬娜的丈夫奧古斯特在一起抽煙。但當女人們爲了雞毛蒜皮的事情惡聲惡氣吵鬧起來的時候，奧古斯特和巴利達也就怒目相視，而且往往相互辱罵起來。

安妮絲把兵士領到廚房裏。巴利達坐在廚房窗邊，一隻黑雌貓像平常一樣躺在碗櫥上打呼嚕。巴利達和黑貓注視着進門來的兩個人，接着黑貓把牠那對眯成一條線的綠眼睛埋到光亮的皮毛裏，像一塊石頭似的不動也不響了。

「黑貓會帶來幸福的。」兵士說。

天還沒有黑，他們就吃飯了。巴利達說：

「老總，吃吧，別客氣。」

他很高興能見到外邊來的人，因為可以知道些最近的消息。可是事實上他並不讓人家給他講什麼，他自己就先老講個不停，獨處慣了的人都是這樣的。他整天坐在棚子下或坐在家裏靠窗的地方，編製掃帚、筐籃，或是包瓶子的草套子。因為他幼年患過重病，這工作是他現在唯一可做的工作。當然，這樣的生活也決不是他童年時候所夢想的生活，那時他每天騎着自行車走上三十來公里到城裏去上學。後來疾病迫使他輟學，進了療養院。

「在療養院裏，我的病治好了，醫生說，得過這病的人，祇能治到這樣程度。我父親是個莊稼人。這座房子連同土地都是他的產業。但是，後來我們不得不賣掉土地，並且賣掉那半座房子，因為我是不能下地做活的。可是爲了追求安妮絲，我却也能騎着自行車走上好幾公里呢。」

他說着笑起來了。他的嘴唇又厚又闊，眼光却很和善，他看來比他的妻子年輕。

「她看中我，因為我比旁人文化程度高。那時，她長得很美，個子也高大。你要知

道，老總，她那時不像現在這樣胖。」

安妮絲板着臉瞪了他一眼，但是眼裏却含着笑意：

『這和他有什麼關係？』她指着那兵士說，『快別講那些廢話了！』

兵士靜靜地咀嚼着。他們看得出他是餓壞了，看得出他是一路上忍飢挨餓，祇有在溝裏、在樹下歇腳的時候，偶爾吃些乾麵包充充飢，那是他幾天來唯一的糧食。他看來有點疲乏，但是精神很愉快。現在他很高興能够吃得飽飽地和可靠的人坐在一起，兩腳放在桌子下面休息着。他想到等一會就可以睡一覺了。

安妮絲提了水桶到井邊去汲水。天已經黑了。這是一個平安的、好像從此不會再有戰事的夏夜。

巴利達以親熱的聲調說：

『安妮絲一向是勇敢的。她爲了我工作着，給村裏人洗衣服。她像照顧孩子那樣照顧我。沒有她，我是活不到今天的。』

滑輪吱格吱格地響着，接着是安妮絲的脚步聲和水溢出桶外的聲響。廚房裏已經全黑了。巴利達突然覺得老講自己的事情不太好，就側過身去對兵士說：

『喂！老總，戰爭總算結束了……』

他本來想問問他母親在世不在世，問問他現在回家了是不是很高興。但是那個兵士已經睡着了。

有人敲廚房門。安妮絲吹熄了燈，打開了門。原來是明姬娜，她慌慌張張地大口喘着氣：

『馬上把那個兵士送走吧！我的兩個女兒和我說，村裏到了許多德國人。倘若他們找到逃兵，他們把窩藏逃兵的人也要抓走的……』

安妮絲截斷她的話：

『別說廢話！我家裏愛招待誰就招待誰。德國人可管不着。』

大路上傳來一陣坦克車的沉悶聲，卡車停了而馬達還在轉動的轟隆轟隆聲，還有許多高聲說話、尖銳得像鞭子抽打的聲音。

『你聽見沒有？』明姬娜說。『我的女兒們說法西斯又回來了，說在七月二十五日參加過慶祝的人都要送到德國去。快把那個兵士送走吧！』

安妮絲動手要去關門，明姬娜攔住了她：

『就是離村子很遠的房子，他們也要來的。他們要在鄉下進行搜索。我的女兒們都

在法西斯俱樂部幫忙，侍候德國人喝酒，她們急急忙忙趕回家來通知我。我們已經是大難臨頭了。』

安妮絲聳聳肩膀：

『她們想到別人家裏來發號施令嗎？快去睡你的覺吧！這樣還好些。』
她用肥大的身體使勁倚在門上，硬把明姬娜推了出去。

她重新點上燈，望着睡在褥墊上的兵士沉思了片刻。那兵士祇脫去了上衣和鞋子，臉朝下，身子直挺挺地一動也不動，像死人似地睡在那裏。黑貓小心翼翼地繞着他打轉，舐舐他一隻腳上的創傷。門外明姬娜還在輕聲地叫着。安妮絲說：

『走！』那隻貓就逃到巴利達發着沉悶的鼾聲的隔壁房間裏去了。

天一亮，安妮絲就穿好衣服，預備早餐。她叫醒了兵士，對他說德國人已經到了村裏，叫他立刻就走。兵士到井邊去洗臉，安妮絲送了一杯熱牛奶給巴利達。門是正對打麥場的。陰沉的九月天氣，空中白茫茫的一片，整個田野都靜悄悄的。有一個人赤着腳奔跑着過來了。這是一個住在稍遠一點的、山谷那邊的小孩子。他邊奔邊叫：

『德國人！他們上這兒來了。』

兵士吓得臉色慘白，匆匆忙忙地穿了上衣和鞋子。安妮絲遞給他一些麵包：

『你打這條路走。往前去有條堤，堤下有一條溝。你就在那裏躲着！晚上再來，我給你找一件便服。』

他奔跑着走了，就在這時馬達隆隆聲越來越響了；一輛小卡車打窪路上開了上來，到了打麥場停住了。好些德國人從車上跳了下來。空氣和田野，整個世界都被他們毫無人性的臉色，被他們的皮膚、他們的眉毛、他們的幾乎一律的毫無色澤的頭髮，被他們兇暴的、像髒玻璃那樣混濁的小眼睛所騷擾了。衝鋒槍好像是長在這些德國人身上的，像是他們肉體的一部分。

他們一共來了八個兵士和一個准尉。他們直向安妮絲的屋子走來。那下級軍官手裏拿着一張粉紅色的紙：

『奧大維·保爾。』

可是他發音不準，把這個名字唸成像一句德國話。巴利達沒有聽懂，他站在門口，把他的褲子往上提了提。

『快回答！』那准尉大聲吆喝着，『奧大維·保爾在哪兒？』

巴利達回答：

『我就是！』

在他的背後，出現了安妮絲一張嚴厲而驚慌的臉。

『這裏，逃兵，意大利兵？』那德國人問。

他做出要進屋的樣子，但是安妮絲堵住了門口。他用槍托輕輕地撞了她一下，就進了屋子。兵士們到穀倉裏、雞棚那邊、馬廐裏搜索，那准尉就在廚房裏、房間裏東張西望。安妮絲和巴利達緊緊地挨着倚在牆上，眼睛盯着他們。一個德國兵朝關着門的明娜的屋子走去。

『不去！』准尉冷冷地說。那兵士就縮回了脚步。

最後，那德國人說：『奧大維·保爾，你跟我們走！』

安妮絲好像剛剛睡醒過來，向他走去，脚步迅速而沉重，好像決心要作出一番不平凡的事一樣。

『你要把他帶到什麼地方去？』她厲聲問，『他對你們做了什麼壞事？』

那准尉回答說：『勞動去！』接着就轉過身去。安妮絲拉住他的臂膀。他一甩，擺脫了安妮絲的手，往後退了一步。

『他有病，』安妮絲說，『不能工作。』

『走！』那德國人不耐煩地下令說。巴利達穿好上衣，戴上帽子，在兩個兵士夾持

下朝着卡車走去。安妮絲追了上去，雙臂攔住他的脖子。一個德國兵想把她拉開，她一下子把他推開。那兵士就用槍口點着他的背，不斷地用那粗暴的聲音叫喊：「走！走！」巴利達臉色蒼白，哆嗦着離開了安妮絲，回轉頭來看着她說：

『鎮靜些！安妮絲，鎮靜些，不然更糟糕。好好照管房屋，當心豬，別讓人家偷走。』

德國人爬上了卡車，他們抓住巴利達的膀子，把他拉了上去。安妮絲一動不動地站在打麥場中央，頭昂得高高的。她聽得馬達發動了，卡車震盪起來，隨即順着那條窪路在車轍中顛簸着開走了。安妮絲拔腳追上去。

『他們說我們將住在村裏，學校裏。』巴利達大聲喊。『送點吃的東西和一點內衣來。等到檢查的時候，我會申請免役的……』

安妮絲拖着她那肥碩的身軀向前奔去，心跳得上氣不接下氣。她很想喊：『再見吧！巴利達！』但是喊不出聲來。而他帶着那副爲她喜愛的青年氣概站在卡車上，站在步槍和德國人的笑臉之中。

『停步吧！安妮絲！』他對她叫喊。『貓就托付給你了……』這是她聽到的最後的幾句話；越轉越快的馬達把其餘的話帶走了。

這樣瘋狂地奔跑之後，好久她還喘着氣，腰也痛了。她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家裏，在廚房裏坐下來平息息心跳。她向四周觀望，希望她是在黑夜裏做夢，夢着自己正要從山頂上掉下去，醒來却是睡在床上。她把眼睛閉了又張，張了又閉，希望看到有個巴利達蜷縮在他的蘆葦堆上，但是，她看到的祇是那隻黑貓。黑貓精神奕奕，直挺挺地躺在老地方——碗櫥的角上。

她用小鍋煮了一鍋羹湯，還預備了一籃子的食物和一包衣服。她重新穿上衣服，穿上鞋，帶着這一切，走得滿頭是汗，來到村裏。村裏人都望着她，但是誰也不敢同她講話。廣場上，有些婦女在哭泣。她在空曠無人的學校前看見了站崗的兩個兵士。

『男人們！上路了！』其中一個看到她帶了籃子往裏走，就這樣對她說。

『他們上哪裏去了？』安妮絲問，幾乎呼吸也停止了。

『我一點也不知道。』德國人回答。

她祇得順着原路回家。

走到法西斯俱樂部門前，她乾噁了幾下，擠出了點唾沫含在嘴裏，然後使勁『呸』的吐在地上。她把籃子和包裹放在路中央，然後坐在草地上，又脫掉了使她脚痛的鞋子。這時，她才想到自己從早上起還沒有吃過東西。她拿起小鍋子和湯匙來喝湯。她想：

『巴利達不會回來了；巴利達就要死了；巴利達已經死了。』她就哭泣起來，眼淚掉在滿滿的湯匙裏。

第二章

安妮絲等待着。她並不指望巴利達會回來。她想，德國人是不會讓任何一個人逃走的，而且即使有人逃出來，這人也不會是體弱而又寡斷的巴利達。可是，躲在堤壩下溝裏的那個兵士該回來拿她答應給他的便服，至少也該來看看由他惹起的事情吧。

黑貓磨得安妮絲有點厭煩。牠老在房中打轉，像在找尋什麼人似的。牠跳到安妮絲的膝頭上，安妮絲不耐煩地一下把牠甩在地上，拍着手掌，叫着：『噓！噓！』貓兒一縱，逃到草地上，在草中躺下，圓睜着一對綠眼睛，望着坐在門檻上的安妮絲。

上空傳來一陣隆隆的聲音，衝破了中午的沉寂：原來有四架閃閃耀眼的快速度的飛機飛來了。安妮絲剛看到它們，它們已經帶着難以形容的聲響直往下衝，好像要栽下來似的。它們在轟炸橋梁。人們聽到三四次爆炸聲，接着聽到很清晰的馬達聲，飛機飛上天空，在河對岸繞了一個大圈子，又俯衝下去。